



梁晓声

LIANG XIAO SHENG

盜靴

北京出版社



梁晓声 著

盜靴

求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盗靴/梁晓声著. —北京: 求真出版社, 2010. 1

ISBN 978-7-80258-004-6

I. 盗… II. 梁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80165 号

盗 靴

著 者: 梁晓声

出版发行: 求真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城内街 39 号

邮政编码: 100165

电 话: (010) 83896965 83895215

印 刷: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5×1010 1/16

字 数: 240 千字

印 张: 20.75

版 次: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58-004-6/I·3
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目 录

盗 靴	1
顺 嫂	117
婉的大学	214





盗 靴

芊子是一个俏模俊样的乡下少女。

芊子十六岁了。

她是隐于本村的女“秀才”。不但写得一手好毛笔字，且天资聪慧，文思隽敏，善骈对联。每年春节，从村头至村尾，家家户户屋门上院门上贴的对联，概出于芊子之口芊子之手。

村里并没有小学校。一个独身老头儿是她的文化启蒙之师。他非本村人，但已在村里生活十几年了。谁也不详知他的身世，以及他是从哪儿来的，为什么落根此地。尽管他孤老可怜，但村人排外，并不将他当“五保户”照顾。何况他初来乍到之时，公开给村里的些个人们测过八字算过命，从此便怎么也洗不清传播迷信思想的罪名了。所以村人们并不因冷漠相待而感到有什么不妥。芊子善良，自十岁起，经常暗中给予他同情和帮助。作为报答，他教芊子识文写字。凡六年间，她潜学之，他诚教之。

去年春季老头儿死了。

死前某一天曾慈爱地瞧着芊子说：“芊子呀，芊子，你这小女子啊，心太善了！常言道，世事混沌，善不能清。可惜我只教会了你识文写字，也没教会你点儿明哲保身的道理……”

芊子就跪下在他床前，泪汪汪地回答：“老师教会了芊子识文写字，芊子已是感激不尽了。若老师一病不起，芊子定不顾全村人的

反对，日夜服侍你……”

老师眼中也渐渐淌下两行浊泪，连说：“不要不要，芊子你可万万不要那样！……”

第二天晚上芊子又偷偷去看他，他已不知去向……

半月后村人在山上发现了他的尸体，将他就地埋了。连块坟牌也没立。

芊子难过了数日。她心里明白，他是因不愿她遭到非议，才躲到山上去死的。不管别人怎么看，她认为她的老师便是一个大善人。

其实，爹娘是清楚她跟谁学会识文写字的。那老头儿活着时，爹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并不曾严厉地阻止过，学会识文写字，对自己的女儿毕竟是件好事儿，爹娘权衡这点儿得失的头脑还是有的。

老头儿既死，爹娘就三番五次地嘱咐芊子：“可不许说跟他学会识文写字的！他死都死了，死无对证！你自己不说，没人敢逼着你非承认跟他学的不可！你就说照着本儿破旧古书，自悟自学的……”

芊子不愿惹爹娘生气。逢人问，便照爹娘嘱咐的话说。那么说时，内心里觉得非常对不起老师。每到老师的坟那儿去请求原谅……

后来山洪暴发，将老师的坟冲平了。将老师的尸骨卷得无影无踪……

白菜没有白菜美

猪肉没有猪肉香

这是芊子家灶两旁贴的对联。村人们都认为是芊子的“名联”，曾口口相传，广博盛赞。爹娘听了，当然是极得意的。而芊子则往



往羞笑，对村人们的盛赞，心中大不以为然。她认为自己不过写了两句合仄押韵的大白话罢了。

她还私下里写过几首仿古诗。寂寞之时，喜欢坐在床沿儿，左右摇晃着身子，曼声背咏……

轻风抚青草
黄蜂觅黄花
春水一塘静
田蛙几声呱

这一首是她颇自赏，常背咏的。

.....

现在，芊子被关在她家的柴棚里。门从外边用很粗的木杠顶牢了。腿脚被捆着，手臂被反缚着。

是爹娘将她这样的，如果爹娘不将她这样，她哥也会将她这样。哥长她七岁。三年前成的家，分户另过了。

不因别的事儿。只因县剧团又来村里为忙过夏锄秋收的农民们演戏。分明地，芊子是恋上了县剧团那个每在戏中演许仙演董永演宝玉的小生。芊子自己也向爹娘和哥哥承认，她的的确是爱上那小生了。她爱他爱得自己对自己也没有任何办法。她第一次看他演的戏就爱上他了。那是一年多以前的事儿。她那颗少女的心开始被爱所折磨，还不到十五岁。可怜的芊子啊，在一年多的日子里，她几乎夜夜梦见自己变成了白娘子，变成了七仙女，变成了林黛玉，和那个演许仙演董永演宝玉的小生卿卿我我耳鬓厮磨地爱着。有时像爱在戏里。有时像爱在生活里。情窦初开的乡下少女这一种单恋，

其迷幻又热烈的想象，究竟更贴近戏里还是更贴近生活，连她自己也不清楚。

芊子更不愿对别人说。

自从她的单相思被她自己公开，她就成了村人们流短飞长，口舌交谤的目标了。那一种议论纷纷、聚蚊成雷，尽管芊子本人颇不在乎，却使她的爹娘和哥哥在村人们面前觉得大失家誉，抬不起头来。

其实芊子也不是自己公开了内心里的暗恋的。是被别人当场看穿并逼她说出的。那一次县剧团又来村里演戏，芊子趁没开场，钻到幕后，偷了一只戏靴。她认定那是那小生的戏靴。她将戏靴抱在怀里，像偷了一样旷世宝物，心头撞鹿地往家跑。她跑在路上被结伴儿去看戏的几个女人遇着了。她们自是万分地奇怪。而芊子心里，当时则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——能夜夜怀抱着所爱之人的戏靴睡，从此于愿足矣。

芊子的判断没错，戏靴果然是那小生上场必穿的。他叫戴文祺，时年二十六岁。比芊子整整大十岁。尚未婚娶，是县剧团的台柱子。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，他的英俊当年迷倒了全县年轻女人的心。在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五年，梦中与他爱在一处的女人，绝不仅仅是芊子这一个乡下少女。

他该穿戏装了，却哪儿也找不见另一只戏靴了。不只他一个人急，全剧团的人都跟着急。

他说：“刚才我化装时还在的嘛，怎么转眼就会少了一只呢？”

于是大家都被发动了到处找。

于是有人怀疑被猫狗叼了去。

于是有人到幕前请求早已黑压压坐了一片的农民们少安毋躁，



讲明演出时间拖延的原因……

那几个路上遇见芊子的女人们一听，就一齐站起来嚷嚷，说不是被猫狗叼去了，是被芊子那小狐媚偷去了。说她们还以为是“戴小生”喜欢她那张好看的脸子，情愿地将一只戏靴赠给她的哩！她们还真是那么以为的。她们乱嚷嚷时，内心里起先那一份儿凭空的妒意，便获得了很彻底的释放。

“戴小生”觉得事情涉嫌到他的名声了，在幕后坐不住了。一只脚着戏靴，一只脚着便鞋，高一步低一步走到幕前来了。县剧团的台柱子是个非常顾惜自己名声的人。他清楚自己在全县女人们心目中多么有魅力。故此他一向言行谨束，在女人们面前刻意保持住一种本能的庄重。他成分不好。父亲是解放前的县长秘书。他唯恐给人以轻佻的印象。他知道如果一旦有什么闲话染身，那自己就甭想继续演戏了，尽管他是剧团的台柱子。而他爱演戏。在当年，像他这样一个出身于“敌伪人员”家庭的年轻男人，能被允许登台演戏，就是侥幸揪住着最好的人生了。除了演戏，他也不知究竟再该爱些别的什么。甚至不敢轻易爱上某一个女人。他宁愿活在戏里。卸了装脱了戏服，他在台下是一个沉默寡言自甘孤闷的人。

他有些迫不及待地替自己辩白。以委屈极了的话语大声宣告，他根本没见着过什么“钗子”什么“钗头”的，一名演员怎么会轻佻到随便将戏靴赠给一个小女子的地步呢？何况戏靴是剧团的公物，非属他个人的东西！……

芊子的爹娘和哥哥嫂子，当时也坐在台下，而且坐在前排。这时他们都坐不住了。一齐站起，扑向那几个女人，意欲教训她们。当爹的当娘的当哥哥的当嫂子的，自然都感到在全村人面前受了奇耻大辱。

“胡说！你们红嘴白牙地在这儿胡说！”

“我们家哪一辈子也没出过贼！你们当众编派我们芊子的瞎话哩！今天跟你们没完！……”

若非有剧团的人和村里的人从中劝解，双方便也厮打作一团了。

于是有人说——偷或没偷，去审审芊子，搜一搜，就清楚了嘛！

表面听起来，不失为主持公道的话。其实这么说的人，是存心激化起一种事端，乐得有热闹可看。对于他们，看本村人互相打骂一场，是比看县剧团演戏别有一番意思的。

搜和审的主张，正中那几个女人下怀。她们明明亲眼看见了芊子抱着那一只戏靴兴冲冲地往家里跑啊！她们想芊子肯定刚到家，料她也不至于能将那只戏靴藏到天涯海角去……

她们一片声地乱嚷嚷——去搜！去搜！搜不出来，我们都当众向那小狐媚子道歉！……

芊子的爹娘和哥哥嫂子，又哪里肯示弱呢？示弱不就意味着心虚了吗？心虚不就等于默认了吗？他们都不相信，他们的芊子竟会偷一只戏靴！她偷一只戏靴干什么嘛！

剧团的带队，左右为难了一阵子，嗫嗫嚅嚅地说——那，就去问问那个芊子吧！

就他的本心而言，并不愿去一户老乡家里审他们的女儿，搜一只戏靴。何况他知道，每次都坐在前几排看戏的这老两口，是一户贫下中农。县剧团送戏下乡，是文艺服务于贫下中农的好事。反而为了一只戏靴去搜一户贫下中农的家，去审贫下中农的女儿。传开了影响多不好哇？搜出还则罢了，如若搜不出来，自己也得跟着那几个女人赔礼道歉呀！

但是找不到那一只戏靴，“戴小生”可怎么登台演戏呢？老乡们



早早地就吃罢了晚饭，聚集在麦场了，主要还不是冲着要看“戴小生”的戏才来的吗？

这时“戴小生”开口了。

他说：“算啦算啦，别去搜了。就当是猫狗叼走了罢！只要乡亲们不计较，我不穿戏靴为大家演一场也行的！”

芊子的爹娘和哥哥嫂子却不依。

他们说——那不行！你行我们不行！事关我们芊子的名声，没个结果，就难还我们芊子清白！不还我们芊子清白，叫我们芊子往后怎么做人？

当爹当娘当哥哥当嫂子的，在那一种情况之下，不可能不为他们的芊子考虑得更多些。芊子已经十六了，一转眼小姑娘就将变成大姑娘了，从此不清不白地落下了偷名，找婆家都是难事儿啊！

那几个女人们对“戴小生”的调和也不依。她们觉得事关她们的名声。倘若不从芊子家搜出那只戏靴来，她们一个个不都成了专爱凭空编造瞎话诬损他人名声的长舌妇了吗？

她们也都说——非搜不可！非搜不可！这事儿不搞个水落石出，谁清谁白，大家伙都甭打算看成戏！

结果，在许多不甘寂寞的男人女人的怂恿下，几乎全村的大人孩子都离开了麦场，兴致勃勃地奔往芊子家……

芊子将那只戏靴偷回家，翻来覆去地看，喜爱得放不下。其实那是一只已经旧了的，有些地方已经开线了的戏靴。一寸多高的白靴底儿，已经不那么白了。黑布的靴面儿上和靴靰上，并无任何花边儿。那是许仙穿的一只戏靴。许仙家境贫寒，戏靴自然朴实无华。如果是公子哥儿宝玉穿的戏靴，一定就是另一类了。那类有花边儿的，美观的，看去显得富贵的。“戴小生”那一天正是要为村人们演

“断桥相会”，芊子也就只能偷到许仙的戏靴，不幸偷到公子哥儿宝玉的。

芊子却一点儿也不觉得遗憾。终于的，她算是拥有了一件她所爱之人的东西啊！十六岁的芊子，正是由于看“戴小生”的戏，才渐悟了一些男女之情的幸福和欢悦，才对所谓爱似乎明白了一些内容，滋生起了空前的向往和渴望。但那向往，那渴望，其实是极单纯的。也不过就是乡村的土戏台上，男女演员间软语温存，含情脉脉，耳鬓厮磨的作状程式罢了。

在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五年，十六岁的乡下少女芊子，其心灵的封闭程度，还不足以使她由爱进而联想到性。那完全是一种“柏拉图”式的爱。尽管她不明白什么“柏拉图”。

芊子对那只戏靴是喜爱得放不下啊！真是把玩不够啊！她竟禁不住地，用她那少女的红润的花瓣儿似的唇，去吻那戏靴的已经明显脏了的白底儿。那是这少女成长到十六岁以来，第一次用她的唇吻什么。她很惶惑于自己竟会那样儿。她独自地害羞起来了，羞得一张俊俏的脸儿红极了，也热极了。

“芊子，芊子，你这是怎么了啊！你怎么变得这样儿不知害臊了啊？……”

她一边喃喃地自言自语，一边就将自己又红又热的脸儿，偎贴在那戏靴的靴靰上了。

她学着戏腔又自言自语：“许郎，许郎，我的相公啊，你可知道芊子的心，想你想得有多么苦吗？……”

那一刻，她的两眼非常地明亮着，闪烁着一种奇异的，幸福极了的光彩。

突然她听到了外边的嘈杂声，扭脸朝窗子一看，见许多人已闯



入了自家院子。

芊子大惊，料定人们必是因她偷的这一只戏靴而来问罪的。她当时偷它可没想太多。她以为所爱的人儿会有好几双戏靴哪！如果她明知他就带了一双戏靴下乡来演戏，她才不会偷呢！她再怎么暗恋他，怎么因天天夜里想他而大睁着两眼难以入睡，也是绝不肯做使他着急的事的。

芊子慌乱之中，将那只戏靴掖进被子里。刚一转身，哥哥已率先闯入她的屋子。随后闯入的是爹，是娘，是嫂子，是那几个女人，和剧团的带队。这些人前后脚进芊子的小屋，她的小屋就“人满为患”了。再挤不进屋的男女老少，围在门口，聚在窗口，都踮起脚跟，伸长脖子向屋里望。屋里屋外的人们的目光，都齐刷刷地瞪着芊子的脸。

剧团的带队一见芊子，笑了。他和颜悦色地说：“我当芊子是谁呢，原来是你这个小姑娘呀！我几年前就熟悉你了！我们每次来村里演戏，你不是都坐在第一排看的吗？每次演完了，你不是还都爬上台帮我们收拾东西的吗？……”

哥哥不待他说完，使劲儿将他推开了，近前一步，将芊子逼在墙角，厉声喝问：“你在家干什么哪？”

芊子胆怯地将身子紧紧贴在墙上，细声细气地回答：“哥我没干什么呀……”

“没干什么？那你脸咋这么红？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

芊子想说她也不知自己脸咋这么红，但又觉得这么说是在撒谎。芊子是个极诚实的女孩儿家，不惯撒谎。她支支吾吾地不知究竟该如何回答。

“你跟她啰唆这些废话干什么！”

芊子的哥，又被芊子的爹使劲儿推开了。爹逼在她面前了，以比哥更可怕的面孔厉声喝问：“芊子，你！……偷了一只戏靴么？”

芊子是更加胆怯了。恐惧使她那张脸由红渐白了。

“你给我说！你倒是说不说？！……”

爹一抬脚，脱下了一只鞋，高举着威吓芊子。

娘从旁气急败坏地给爹助威：“不说就打！”

哥也脸红脖子粗地吼：“对！不说就往死里打！”

十六岁的女儿家，自尊心很强了。芊子是第一次在全村人面前遭到自己亲人如此这般凶恶的审讯。她的自尊心散碎了。她流泪了。

只有嫂子很怜悯她。

嫂子说：“爹，娘，你们好言好语地问，别吓坏了我小姑嘛！”

而哥哥举臂对妻子大声指斥：“滚开去！没你插言的份儿！”

嫂子脸一红，悄没声儿地躲到人们后边去了。嫂子一向是极怕哥哥的……

“爹，我……我没偷什么戏靴……”

从没撒过谎的芊子，被逼无奈，不得不撒谎了。她长到十六岁以来，第一次感到了莫大的羞耻。因为自己偷的行为，也为自己不得不当众撒谎。

她开始暗暗后悔自己偷了那只戏靴。

她在心里说：“许郎啊，许郎啊，我的相公啊，我芊子这都是由于太多情了，才落到这个地步呀！”

她的眼泪，就更加忍不住地涌出了。

“都听见了吧？大伙儿都听见了吧？”

爹挥舞着手中的一只鞋，冲屋里的人们，也冲门外和窗外的人



们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我们芊子没偷！我们芊子从不撒谎！……”

那几个女人早就沉不住气了。

她们中的一个挤到芊子跟前，指手画脚地说：“你没偷？怀抱着一只戏靴张张皇皇地往家跑，半路被我们遇见的是谁？不是你，难道是鬼变的另一个芊子吗？……”

“我……反正我没偷……”

芊子喃喃地辩白着，毕竟是那么心虚，话说得更加细声细气了。

“你还嘴硬？看来不搜出那只靴子，你自己是根本不会承认了！”

“对！搜吧搜吧！不搜出来，显得我们姐妹几个，串通一气诬蔑人似的！”

于是她们就这儿那儿搜起来。

慌乱之中，那只戏靴藏得难以躲过人眼去。一个女人发现被子鼓得不对头，跨过去一掀，戏靴暴露了。

屋里的人，门外窗外的人，一时都肃静了。

那女人将戏靴抓在手里，得意地用另一只手连连拍着说：“这是什么？大伙儿看这是什么？”

她又冲芊子的爹娘和哥哥冷笑着说：“还夸口你们家祖祖辈辈就没出过贼吗？还夸口你们芊子从不撒谎吗？不是我们姐妹几个串通了诬蔑你们芊子吧？……”

爹眼直了。

娘呆若木鸡。

哥哥嘿了一声，无地自容地抱着头蹲下了。芊子哇地一声哭了。她从那女人手中夺下戏靴，紧紧搂抱在怀，如同一位小母亲紧紧搂抱着自己的孩子，并决心用生命保护自己的孩子似的。

芊子一时没了理念。她只有一个想法了，那就是，自己可以丝

毫也不顾惜了，名声可以丝毫也不顾惜了，什么都可以不顾惜了，但就是偏不使别人从自己怀里夺去那只戏靴。她是横下一条心，非要那只戏靴不可了！

她失声大哭着，紧紧搂抱着那只戏靴，以乞怜的泪眼望着人们，身子不由自主地也贴墙缩下了。

剧团带队的人终于有机会又凑到芊子跟前了。

他以商量的口气说：“芊子啊，把戏靴还给我好不好？没有这只戏靴演员上不了台嘛！大伙儿都等着看戏呢！”

芊子哭得哀伤极了。

她连连摇头：“不，不，不……”

窗外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，以一种过来人的眼里揉不进沙子似的口吻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我看，这半大丫头肯定是迷恋上那‘戴小生’了！”

屋里屋外的人们听了，一时的就面面相觑。

芊子的嫂子气愤地嚷：“胡说！你污蔑我小姑！”

嫂子又俯下身，将自己的脸凑近芊子的脸，急切地问：“芊子，她是胡说吧？你并没迷恋上那‘戴小生’吧？……”

不料芊子泪涟涟地，泣不成声地说：“是……”

“是？……你说不是！芊子你说不是呀！”

嫂子心中替自己的小姑叫苦不迭，她暗拧芊子的胳膊。

这时的芊子，是宁愿说实话，而不愿担一个偷名的。她觉得自己承认迷恋那个“戴小生”，自己所遭到的羞辱是一点儿也不冤枉的。一点儿也不可耻的。并且，是心有其甘的。而若从此担一个偷名，则是很冤枉，很可耻的。她常听到村里一些个已婚的年轻女人拿那“戴小生”互相调笑。她们那时说的一些话是很猥亵的。尤其



那几个带头到她家里来搜戏靴的女人，甚至常放纵自己淫荡的想象，说些自己和那个“戴小生”在被窝儿里如何如何，怎样怎样的行房事。她们那些话常使芊子只听了半句就面红耳赤起来。哪怕正和她们在一起干着什么活儿，也会丢下活儿，心里暗骂一句“不要脸”，一扭身赶紧捂着耳朵跑开去。她们那时一个个面生异彩，两眼放光，都并不觉得可耻，反而觉得乐在其中，美在其中似的。村里的男人们从旁听了，也都不认为她们可耻，还都笑。甚至包括她们的丈夫们，都显出很爱听的样子，从不喝止她们。任由她们的话越说越不堪入耳，越下作。既然她们一向地也是公开地将那“戴小生”当成一个想象中的情夫，作践他的名声那么忍心，那么肆无忌惮，她芊子承认自己喜欢他，倒有什么可耻的呢？起码与偷字相比，是并不怎么可耻的吧？村里的女孩儿家，有的仅比她大一岁，就改大了岁数，早早地结婚嫁人了。承认自己只不过暗暗迷恋一个值得迷恋的，事实上也是许多和她同龄的女孩儿家暗暗迷恋的男人，究竟有什么罪过呢？

芊子内心里这么想着，于是就抬起了头，以她那单纯又善良的眼睛环视着众人，乞怜地也是勇敢地说：“我喜欢他演的戏，也喜欢他人……”

屋里屋外的人们，又是一阵面面相觑。

剧团的带队，这时息事宁人地笑了。他掏出自己的手绢儿，一边俯下身替芊子擦眼泪，一边以大人哄小孩儿的那种口吻说：“芊子，你喜欢他这很好哇！我们大伙儿也都喜欢他嘛！那你就更应该将戏靴还给我，让他能穿了给大伙儿演戏对不对？……”

抱头而蹲的芊子的哥哥，此刻突然一个高儿蹦起来，疯魔了似的，对人们抡拳便打，飞腿便踢，同时大吼大叫：“都滚！都滚！都